

# 一個氣功科學工作者的札記：氣功科學的問題與思考

倪培華

## 摘要

修煉氣功大有益於人的健康。但對於氣功那些令人震撼的效應，還沒有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氣功科學理論來加以解釋。然而，無法用當代已接受的科學理論來說明的現象不應一概斥之為迷信。當我們說“氣功科學”時，我們並不是說氣功已經是一門科學，而是說要以科學的態度、方法、手段和精神來對待氣功，研究氣功，努力開創一個科學探索的新領域。在這一探索中，還要注意從氣功的理論、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來設計氣功科學實驗，而

---

倪培華，Ph. D. Candidate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Connecticut, USA.

《中外醫學哲學》III：3（2001年9月）：頁99-121。  
© Copyright 2001 by Swets & Zeitlinger Publishers.

不是以常規科學的方式為萬能的或唯一正確的研究方式。

感謝《中外醫學哲學》的編者約我一篇稿子。本人是中國傳統氣功的受益者、愛好者、修練者，而氣功與醫學的關係則已不言而喻。哲學非我所長。但是這些年來，作為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科研部的負責人之一，在海外追隨中國氣功科學的開拓者嚴新醫生，致力於推動中國傳統氣功、氣功科學化，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了一項將大有益於社會、於世界的事業之艱難，不由時時地感覺到對哲學的需求。於是不揣冒昧，將過中的一些斷想、一些心得拉拉雜雜地羅列於此，俾求教於、求助於哲學界同仁。

## (一)

修練中國氣功大有益於人的健康，這一點，在中國已經成為公論，即便是最激烈的反氣功人士也不會加以否認的了。在中國以外，氣功也正迅速而廣泛地被接受。一個世界氣功大潮已經不是遙遠的事。我本人即是中國氣功創造的奇迹，用英語說，“a walking miracle”。自兒時起，據說是得腦膜炎後，便身體不好。到“文化大革命”時，染上了乙型肝炎，後來發展成肝硬化；這幾年，身體徹底垮了，患慢性腎炎而住院近一年，導致腎衰；嚴重的腎性高血壓引發了心力衰竭；幾近天文數字的高膽固醇慢慢地在血管裏積累，不幾年醫生便判斷我已經發展出（腦）血管硬化。體質虛弱，常年不離中藥湯劑和人參，為同儕中出名的“老病鬼”。

有幸修練嚴新氣功以後，這些時時威脅着我的生命的、現

代醫學認為不可能逆轉的疾病統統不翼而飛了。這樣的奇效，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現在居然成了現實。

前幾周，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召開了嚴新氣功科學研討會，我去報告了嚴新氣功的治病效應的成功病案，列舉的病例包括癌症（如骨癌、乳癌）、慢性疲勞綜合症、風濕病（風濕性關節炎）、糖尿病、心臟病、乾草熱、肥胖症、粉碎性骨折導致的殘廢、畸形的子宮導致的習慣性流產，等等，其康復過程幾乎都是不可思議的。在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編輯出版的九卷本「《嚴新氣功文集》」中，更收集了兩百多個病例，內外婦兒五官皮膚神經精神諸科，應有盡有。氣功還不僅僅治病，它的防病效益更為顯著。我本人、我太太、我八歲的孩子，這一家人至少有七年沒去看過醫生了。這種現象，在我們這個學會的活躍的會員中間，極為普遍，給保險公司、給社會省卻多少經濟負擔，給多少家庭帶來健康與快樂！氣功還可以改善性格、改善人際關係、增強自信心、幫助減輕壓力、緊張、抑鬱症、開發智慧、提高工作效率，等等。

氣功真是太妙了。

然而，注意，這裏有一個“太”字。什麼病都可能治，於是乎有一點“萬應良藥”之嫌了。現代科學講究分科，越分越細。NIH裏邊就有許多研究所，各各研究不同的病種。突然一個不分病種一概可能治療的“療法”放在面前，沒有辦法歸到腦袋裏的許許多多已經用慣了的“文件夾”中去，很多人難免陷於不知所措的境地。

在我參加NIH的會議以前，我們學會一位很活躍的朋友勸說我，“到那裏講講一般的氣功強身健體就可以了；不要講那些癌症等等常規醫學不可治的病。否則，科學家們要反感的。氣功把什麼病都給治了，那他們幹什麼去。”

況且我們還沒有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氣功科學的理論來。那些令人震撼的效應，都還沒法說清楚怎麼出現的，又如何能

鞏固，或者如何會消退，或者甚至於消失。在沒有說明“機制”之前，所有那些神效、奇效，對於許多“具有科學頭腦”的人來說，都是一堆互相沒有關聯的、因此也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實堆積。英語裏面有一個很帶貶意的詞，一下就可以把所有那些事實都給“涮”了出去：*anecdotal*（趣聞）。

所以，就有好心的朋友專門來勸我們不要匆忙地到 NIH 去，說那裏有一些很厲害的懷疑論者，可以把你們駁斥得體無完膚。也有很有名氣的科學家朋友表示，他不理解嚴新大師為什麼一定要先說服科學家們，“那是一個最頑固的集團。”他建議我們不如去和各種另類療法、“spiritual groups”（宗教性的團體）結盟。是啊，生命本來有其價值，無可比擬的價值。文化的歷史的傳統本身也有其價值。可以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法更是直接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中國氣功可以改變人的生命、生命的狀態、價值，它可以給社會、人生、世界提出解決許多問題、尤其是健康問題的新的道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求助於科學？我們為什麼建立“科研部”、強調“科學研究”、花功夫創立“科學氣功理論”？為什麼不採用西方眼下頗為盛行的“後現代主義”的立場？為什麼不直接用古代氣功理論，以玄解玄？

## (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隨着反越戰而再度掀起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反政府、反正統的以一部份知識分子為先驅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它所造成的資本主義文化包括科學文化進行反思。人們提出，科學只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和其中的一個環節，它作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份，本身並不代表“真理”，更不能作為評判其他文化的標

準。後現代主義指出了人類認識世界的知識文化體系的多樣性，指出了“科學迷信”的危害、危險，提供了理解科學的局限性的思路。

但是，後現代主義只是西方發達世界中一部份（少部份）知識分子的反省。對全世界大多數人而言，科學是佔主導地位的文化、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官方意識形態的組成部份。尤其在構成世界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科學還正如旭日東升。它被認為是促使社會現代化、解決貧困問題、饑餓問題等社會面臨的急迫問題的主要手段，是追求的目標、也往往是“正確”、“真理”的代名詞。在氣功的發源地中國，憲法規定的正統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也被認為是一種科學，一種關於社會和歷史科學的基礎。

而不久以前，在中國，氣功還被認為是封建迷信。科學反對迷信。如果氣功不與科學聯手，而僅僅指出科學的局限性，則氣功很可能就立時被斥為迷信而不能發展。所以，嚴新大師在 1988 年舉行的遼寧興城全國氣功會議上提出了“科學救氣功”的口號。八十年代中，嚴新大師與包括清華、北大在內的多個著名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配合下完成了多項成果驚人的實驗，其中發表的就達六十餘篇，贏得了當時中國科學界的眾多泰斗式人物的支持，也為中國政府領導人掃除了疑慮、從而正式批准氣功作為合法的醫療手段和全民健身的方法加以推廣。

除了求得氣功合法的生存之外，氣功與科學的結合還另外有一層意義。近一年多鬧得沸沸揚揚的法輪功事件使得這一層意義份外突出起來。

氣功認為，宇宙起源於氣。人都有氣，不管人練不練氣功。氣功，即氣作功。練功，即人主動地按照氣的運行規律來達到更理想的目的。在中國氣功形成大潮之後，無論是自己學還是有人教，願意學功的人只要稍稍配合，放鬆入靜深呼吸，

就往往出現非常顯著的效果。在中國氣功熱潮中，我們觀察到，不少人或是自己出了一些效果之後熱心助人，或是有了一點心得之後樂為人師，或是“悟”出諸般門檻之後希望從這裏謀取生計，學功才一年半載，便開始當教功師傅，或者自己創編功法。於是一時間中國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氣功師，氣功門派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到了九十年代，簡直多如牛毛。其中膽魄大、善聚眾者，則“大師、上師、宗師、天師”地自我升級。其追隨者中，也往往不乏很好的效果，於是“大師”更有名氣了，越說越高、越說越玄，天上地下、生前死後、此生往生後生地給追隨者提供無邊的保證、“保障”。教人氣功的就這樣變成了“渡人上天”的。這就導致了新宗教運動的出現。其中走了邪路的，便成為邪教。

如此，我們便需要訴諸氣功與科學的一個重要的相通之處：它們都要求“求證”、驗證，要求證據。這是科學區別於迷信、區別於宗教的標準，也是氣功區別於迷信、區別於宗教的分水嶺。

傳統宗教裏面有不少氣功的遺產。宗教在創建的時候，往往利用了氣功的內容；很多宗教人士也練一些功。但是，宗教、尤其是邪教，總是更強調一些不可驗證、關於生前死後的部份。法輪功就十分強調“上天”一說。筆者的一個朋友，曾接到法輪功人士的電話，勸他改練法輪功，所列舉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們的“師傅”現在保證修練法輪大法者兩年之內可以“升天”。中國國內也有不少報導說練了法輪功的人士有自殺、自焚的，留下遺書說他們是要去天上的。究竟這些死者是去了天堂、還是去了哪裏，當然已經無可證明。人都死了，也不見回來通報，死無對證。當今世界上種種邪教製造的集體死亡事件，如前年美國的“天門教”，二十年前震驚世界的“人民聖殿教”，近來發現大規模殺人的烏干達邪教，都與法輪功的“上天”說一樣，結在一個“死”字上。

但是氣功不同。氣功在這一點上與科學一致，而與宗教、與邪教分道揚鑣，那就是氣功要求證明。氣功提倡的長壽、健康，還有其它種種目標，都是可以也需要驗證的。早期佛家保留了許多氣功內容，宣揚“人生難得”，要求“信、誠、證、果”，中間重要一環就是“證”，要修練出可以證明的成“果”，不光是盲目的。道家氣功更是明確提倡和追求極大地延長人的壽命。最近嚴新老師與美國某州立大學的科學家進行成功的以氣功外氣延長人體細胞壽命的一個實驗，提示人的理論壽命可以長達二百八十餘年。都結在一個“生”字上。

從正統的、正宗的傳統中國氣功的理論和實踐看，氣功的教和學包括兩個部份，一個是“口傳”，即可以用語言、姿態、表情傳授的部份，而更重要的是“心授”的部份，即不可說、不可見的“氣”或者“能量”的直接轉移的部份，或又稱作“加功”、“灌頂”、“加持”等等。古人說“不遇明師莫強猜”，指的就是需要明白的、懂得氣的規律的、明明白白地知道“功”是如何來、如何去、可不可以加功、什麼時間可以加功的人，也就是真正能夠加功的人來教授氣功。否則便是瞎貓逮死鼠，不僅其效益可能是不鞏固的，其中更蘊藏着不安全的因素。

在今天這個科學時代，我們來區分一個自封的還是真正有功夫的氣功師，有一個方便而直截了當的方法。我們來做科學實驗。做以動物、植物、無生命的物質等等為對象的科學實驗。它們不能接受“氣功師”的心理暗示，不會“配合”練功。嚴新老師早就提倡科學氣功，從現在回過頭看，不能不使人欽佩其先見之明。氣功中間有很玄的、不容易說清楚的部份，但是，一旦強調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氣功、以科學的方法來修練氣功、以科學的手段來研究氣功、以科學的精神來探討氣功、創建新的科學的氣功，則氣功與迷信、與宗教、與邪教的區別立判，可謂涇渭分明。在這個世界氣功大潮正在來臨的時候，

我們不難預見，會有更多的各種各樣的“氣功師”成批湧現。為了千萬練功人的安全和效果，我們需要堅持科學氣功的方向。所以我們也不主張“以玄解玄”。

我們堅持氣功與科學的結合，還有一層想法，是氣功的確已經在我們面前展示了它的巨大潛力。在氣功的幫助下，我們必然能夠對科學的發展、突破做出大的貢獻。

### (三)

科學精神就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精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懂不裝懂，未知的是可以探索的。科學研究沒有禁地、不要迷信。氣功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實的不是虛的。求真、求實、尊重客觀存在，反對虛假、反對迷信，這些是氣功的精神，也是科學的精神。在這裏，氣功與科學是通的。它們可以結合，應當結合。科學的手段、儀器、統計數據雖然還不能探測到“氣”的本身，還不能解釋“氣”是如何作功的，但可以用來證明氣功的種種現象、效益、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氣功具有科學性，氣功完全可以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當科學研究深入到物質的深層次時，我們已經看到，研究的儀器已經無法直接觀察事物本身，而不能不採用間接觀察的方法了。本人不懂物理學，但聽說研究基本粒子的方法之一是在照相底片上分析高能加速器裏粒子留下的痕迹。這就很像我們氣功科學研究的現狀了。有人說，你們說有“氣”，拿出來看看！眼見為實麼！只有能“拿出來看”、“眼見”的才為實嗎？恐怕不全如此。在北美，嚴新老師也與哈佛大學、國家健康研究院在內的多所大學進行過配合實驗，基本上都是研究氣功作用後的效果、“痕迹”。

當然，我們也充分明白，氣功與科學的結合決不會是一件

容易的任務。氣功來自人類最古老的文化中的精華部份；科學則是近代人類文化的產物，在短短四百年間發展起來並迅速地改變着整個人類、甚至於這個行星的面貌，它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兩者的世界觀、方法論、所用的語言都存在巨大的差別。我們在工作中已經發現，一談到“氣功科學”，就會有人要求將氣功完全納入現存科學的理論解釋和研究方法的範圍之內。一旦氣功現象超越了現代科學理論能夠解釋、理解的範圍，哪怕是已經有大量的事實、包括實驗室研究的成果，也還是被認為“不可能”，或者乾脆“不予置理”。如果發現氣功研究的方法上有它獨特的需要而不同於一般的研究，則斥之為“不嚴格”。總之，氣功科學很容易地被攻擊為“偽科學”。

首先，當我們說“氣功科學”時，我們並不是說氣功已經是一門科學。氣功還是氣功，它還不是科學。正如嚴新大師指出的，他是希望強調要以科學的態度、方法、手段、精神來對待氣功，要在努力開創一個科學研究的新領域、一個氣功科學的新天地。這門新的科學，正如很多人已經知道、觀察到、覺察到的，非常可能需要在理論、世界觀、方法論諸方面都來一個如托馬斯·庫恩說的“範式的轉移”(paradigm shift)。而“範式轉移”則絕非一件輕易能夠實現的過程。最近在賓州州立大學召開嚴新氣功科學研討會（以辟穀現象研究為中心的），邀請了德國馬普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前主任（在他之前的前兩任主任為愛因斯坦和海森堡）杜爾先生講話。他談到，他仔細閱讀了嚴新大師與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所作的關於氣功外氣影響鋸241衰變計數率的實驗，並且就其中的數據進行了有關計算，他覺得他本人完全能夠接受這個實驗的結果。但是他也警告聽眾不要低估了人們的“習慣”對新事物的抵制。他舉例說，物理學的“量子革命”是整整一百年前開始的，可是到現在這個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

這幾年從事氣功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我曾與許多人討論過氣功科學的問題。我發現，我們可以把科學家大抵分成兩類。一類，我想稱為“應用型”科學家。他們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已經發現並且被接受了的科學定律加以細節方面的深入探討、補充、修正或者應用。他們往往非常強調嚴格地遵循已經確立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在這些科學家中間，比較容易出現這樣的傾向。如果事實、事件、現象還沒有辦法用已經確立的理論、定律加以解釋，甚至於會威脅到現存理論、定律的，他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動於衷、或者回避的態度。這些現象本來就不是他（她）研究興趣的所在。如果你逼着他面對這類事實、事件，他們則傾向於先懷疑和詰難事實、事件、現象的可靠性，或是乾脆拒絕、否定這些事件、事實存在的可能。氣功科學對他們而言常常是一個很難接收的課題。筆者遇到過數位正在讀科學碩士的人士，對氣功科學研究的實驗成果、它所涉及的概念、方法一一予以批駁，主要的理由是這些現象“違背了科學的定律”。對於他們，上了教科書的科學定律便成了評判“科學”和“不科學”的標準，明顯地表現出對現存的科學定律的一種崇拜。一種很典型、也很麻煩的態度是，不但堅定不移地抱住“不可能”的結論，而且不願意一起來研究，或至少作一認真的調查，以（現存的）理論、而不是以事實作為討論的出發點。

對於“不可能”說，凡是稍稍了解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人，應當說並不難討論。科學發展沒有止境，也不應該設止境。昨天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成為常識、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方便，太普遍了。飛機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發明創造。長着鐵翅膀的大鳥，載着幾百個人在天上飛翔，在過去當然是“不可能”的神話。手中的劍向前一指，流光飛出直穿敵心，這是“封神演義”中的故事，在手槍發明以前，大家都當神話小說來讀。“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在今天的英特網時代，

還“能讀天下書”。一個蝴蝶在紐約振動翅膀，可以在太平洋彼岸掀起一場海嘯。就常識而言，不可能。但這是熵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一個粒子，同時在一個地方又不在這個地方；時間可以變慢或者變快，這些都是反常識的。但它們已經成為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經典定律。今天的科學已經早就超越了常識的範疇，正在它的前沿不斷地證明氣功中間超越常識的現象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另外，不可能的事天天在發生。人從幾百米高空自由落下，而不受傷，可能嗎？前些天在美國發生一例，英特網上報導了。單單對氣功科研中的常理說不通的現象大加撻伐，未免使人想到，這裏是否還有其它原因。

我們覺得不容易對付的，是拒絕了解、拒絕調查、拒絕研究的態度。這種態度的背後，可能有方方面面的考慮、顧慮、需要、利害關係，與我們這裏所關心的問題相距甚遠，就沒有辦法討論了。

另一類科學家，我想稱為“開拓型”科學家。這是一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志在作大的突破的人物。對於他們，教科書上寫的“定律”、理論，不過是昨天的科學探索的成果而已；他們為自己規定的任務首先便是改寫這些定律、理論、發現新的定律。不符合現存科學理論的事實、事件只會首先使他們興奮起來，因為這裏才是蘊含着大突破的機會所在。並且，由於他們往往地位較高，他們一旦接觸氣功，通常一下子就看到氣功可能帶來的巨大社會效益，因此而興奮不已。支持氣功科學研究的、氣功實驗的合作者，大都是這一類人士。筆者曾與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國家健康研究院的美國一流科學家討論安排嚴新氣功的科學實驗，發現與他們交流非常容易。在中國，在親自了解了嚴新大師的氣功科學實驗的細節之後，公開表示支持的有一大批國家科學院的院士級人物（當時稱國務院學部委員），包括中國的前任國家科學家協會主席、畢業於美國加州

理工學院、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導彈之父、美國希望用兩萬名美國士兵交換的錢學森教授，包括第一位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楊振寧的導師趙忠堯學部委員、生物物理學家方興芳學部委員、化學家胡海昌學部委員、生物學家貝時鐘學部委員等等。在美國，擔任我們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科學顧問的賓州州立大學材料研究所的洛易教授是美國、印度、日本、瑞典四個國家的工程學院院士，他最近親自主持召開了關於嚴新氣功辟穀現象、健康效益的研討會。他在會上一再強調說，科學首先尊重的是事實，理論是隨時可以改寫的。

自然，這兩種人之間的界限並不那麼清楚。生活在這個社會上的人自然地會有諸多因素需要考慮。譬如，有心作突破的人士，如果還要擔心自己的下一筆科研經費、需要爭取終生教授的職位，這樣的顧慮就容易限制他們進行氣功科研的興趣和魄力。有過一位教授，在與嚴新大師討論配合生命科學的實驗的時候，非常興奮，發誓要把實驗成果發表在世界第一流的雜誌上。但是，實驗成功之後，卻因為這裏牽涉到的突破太大而害怕了，擔心受到教會人士的攻擊以至危及自己的教職，而長時間不討論這個實驗，也不向雜誌去投稿。另一位科學家，配合嚴新大師作實驗，用他自己的話說，初步的實驗已經顯示出“人類從來沒有取得過的驚人成果”。之後，他卻發現很難申請經費以開展更大規模的重複實驗。他說，如果讓他說這是氣功的作用，是嚴新大師發功的結果，讓他太為難了。同事們會說，這不和天主教人士喝教皇祝福過的水治病一樣了麼？這個實驗已經顯示的對醫學科學作大突破的前景，有可能使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得益、甚至於拯救生命。但是，這個突破的確不容易，的確有合理的現實的考慮，諸如關於有關人士的聲譽、短期的或長期的專業、職位前程，關於申請研究經費的可能性，等等，都容易使人偏離、淡忘了原來做那個實驗的主要目的——為解除千百萬病人的痛苦、為人類的健康、為科學

的發展而作我們最大的努力。

不由人想起，在科學還沒有成為主流文化的時候，有過伽利略、更有過布魯諾。任何偉大的事業，在開創、發端、起步的時候，需要有一批不僅有眼光、有智慧，而且有勇氣、有犧牲精神的人。

在關於氣功科研的討論方面，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也最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在“辯論”的論壇上，是氣功科學的研究者面對不研究氣功者、包括從來沒有研究並且今後也沒有打算研究的辯論者；是嚴肅的、習慣於在實驗室、在學術會議上認真地討論自然現象、科研方法、理論前景的科學家面對習慣於表演、善於用戲虐的語言煽動情緒的魔術師；是新的、荊棘叢生的科學新領域的勇敢然而立足未穩的探索者面對現權威——是在其它領域而不是氣功科研領域建立了權威地位，而又偏偏認為在其它領域的權威地位就足以使他有足夠的資格和自信就他並不了解的氣功科研問題發表判斷性、結論性的言論者。在這種“論壇”上，是沒有平等可言的。一方面，是最複雜最尖端最不容易說清楚的科研前沿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另一方面，是往往憑着來自於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的、片面的知識、或者是用歷史上出現過的似是而非的類同現象來作簡單推論，而對氣功科學研究下關於“真假”、“真偽”的扣帽子式的斷語。

所以，一般而言，我們不願多討論氣功科學的真假、真偽問題。口說無憑，且多說無益。我們願意多進行實實在在的氣功科研，多作氣功的實驗室研究、機制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我們是氣功科學的研究者，與不研究者很難討論，也浪費時間。

科學中，有“同行檢驗”(peer review)之說，沒有“魔術師檢驗”這回事。當年美國的一個不成功的魔術師以打擊以色列特異功能人士來作成名捷徑，也不見曾與以色列特異功能人士配合作實驗的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出來與魔術師辯論。

到歷史的懲罰的。

試問，為什麼國內下了那麼大的決心，而法輪功的抗議活動屢禁不止？有沒有想過，是否在一些關鍵的輿論導向、政策宣傳甚至於政策掌握上，出了問題、所以造成了干擾？前次讀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法輪功創編者，裏面有把地球說成“宇宙的垃圾站”、把人類說成“天上掉下來的垃圾”的理論，這本來是滑稽、笑料，不值一駁之事。原來政府還讓練法輪功，哪怕這個組織沒有合法註冊。現在，為一篇文章，法輪功的總部做出動員萬人突然包圍政府中央機關這種違法之事，首先使國內的法輪功修練者受害，其極端錯誤之處，在大多法輪功修練者中間也是很容易講明白的。古時的邪教就發明了“問成死罪、即能上天”的騙術，讓多數人為少數人的目的賣命。這本來也是不難說清楚的。現在，國內某些反氣功人士，在反“偽科學”口號下，把倡導“升天”之類的反科學的法輪功與堅持科學、主張健康長壽的嚴新氣功一齊反，一鍋端。如此，則正邪不分。驅邪而不扶正，正氣不能抬頭。這麼反法，當然造成干擾、造成混亂。這種良莠不分、黑白不分的輿論導向，不能夠正確地實行政府關於“區分氣功與邪教”的政策。氣功的效果已經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氣功熱潮中深入人心，人民群眾已經對氣功有所了解，他們喜愛氣功、需要氣功。現在，有人把反邪教變成了打擊真正的、正統的、科學的氣功，人心自然不服。正氣不揚，邪氣彌漫。這就把滑稽變成了正劇、把荒唐變成了悲劇，把愚蠢的自殺變成了升天的烈士。這種“反”法，正起到了“為淵驅魚、為虎作倀”的反作用。由此而言，H先生、還有一位搞魔術的先生之輩，哪裏稱得上“反偽科學”的英雄，而是最有效地干擾了取締邪教的大幫倒忙者。

所以，反對氣功界的混亂，這個動機正確；但是方法不對頭，導致效果不良。哲學是怎麼討論動機與效果關係的？歷史將如何評判動機、行為與效果的關係？社會不是實驗室，寫歷

史可得謹慎行事，不顧實際效果的行為，我們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惕。

#### (四)

我想，提出這個命題大概是不錯的：某一門科學研究的方法，必須要適合這一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的性質。也就是說，各門學科，都需要發展它獨特的研究方法。人體科學不會是例外。人體科學應當有人體科學的研究方法。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條人們經常提到的研究方法。許多人認為這是可以用來鑒別和暴露“偽科學”的“金律”(Golden Rule)。它要求：任何實驗，都應當做到“在任何實驗室、任何人做實驗、在任何时候都能夠重複。”

其實這個規律不那麼絕對。要看做的是什麼實驗。要具體分析。這裏，“任何實驗室”，應當指的是具備了必要的實驗條件的實驗室。我們不會要求中學的物理實驗室重複美國國立阿貢實驗室的任何實驗，也不會要求廉價商場買來的大眾家用望遠鏡重複哈勃望遠鏡的天文發現。“任何人”，指的是具備了做該實驗所必要的能力、知識、時間、技巧的人。“任何时候”，也要看實驗的性質而定。關於日蝕的實驗，大概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重複的。某些條件是普遍的，某些就必然是特有的。設計婦產科的實驗時，至少在目前的醫學條件下，我們不會要求任何產婦在任何時候任何產房裏都標準地生出同樣的嬰兒來。

氣功實驗，重複是完全可能的。但跟任何其他學科的實驗一樣，需要滿足一些條件，尤其是氣功科學研究所要求的一些特殊的條件。氣功實驗的實驗室，首先需要有具備一定氣功功能的氣功師；同時也需要能夠很好地配合氣功師、嚴格按照氣

為什麼一百多年來的“超心理學”研究，道路越走越窄？我想，它本身研究的是一個新的領域，是在開創一門新的學科，但是卻不敢在方法論上有相應的突破，反而以“比常規科學更嚴格”的、以違背（當然是不自覺地違背）所研究的事物的規律為代價，來求取科學界給予認可。不顧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不考慮新學科需要新方法，只是在舊的科學理論體系、方法論範圍內求一席之地，片面地強調“標準重複”，當然既不能做到“標準重複”來滿足所謂的“嚴格”的實驗需求，又浪費了特異功能人士的功能，不可能不失敗。

所以，重複性問題，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不是所有的科學都要重複。地質史、天文學、宇宙起源研究，都不會要求簡單重複。氣功實驗能不能重複？能夠的。只是需要的條件更多、更嚴格。其中包括大環境、小環境、也包括配合人員的素質。這與氣功的理論和方法論一致。

最近，筆者注意到，密西根大學正在進行一個由NIH提供研究經費的氣功實驗，其研究設計包括設立一個“氣功干預組”，請來一位氣功師，給心臟外科手術後的病人教功和發功；一個“心理暗示（placebo）對照組”，由“非氣功師”來教功、“假”發功。還有一個只採用常規醫療方法的“一般對照組”。依我看，這個設計的實驗者們並不很了解中國氣功的理論和實驗。前面已經提到，每一個人自身都有“氣”，由於讓病人“有意練功”，他們必然會出現某種積極的效應。這個實驗所請的氣功師，未必是有真功夫的、能夠明白氣的作用、可能的效應、反應、後效應，能夠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氣功師；但是，即便如此，“氣功干預組”也可能出現積極效果。同樣，那個“心理暗示（placebo）對照組”應當也很可能出現積極的效果。這裏，如果對照組不用“氣功”這個名詞，很可能對照效果還能夠顯著一些。另外，如果請來的氣功師是真有功夫的，那麼，兩個對照組就需要由完全與“氣功干預組”

無關的人員來照看，應當嚴格防止氣功干預組的任何人與兩個對照組的對象接觸。否則，兩個對照組也可能通過氣功干預組的工作人員間接地接收到氣功師強大的外氣的治療。

由此可見，我們需要從氣功的理論、氣功的世界觀、氣功的方法論出發來設計氣功科學實驗，而不以常規科學的方法為萬能的或者唯一正確，照搬、照抄常規科學的方法。氣功的實驗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解釋所謂的心理暗示（placebo）現象。這個現象在醫學科學上是一個令人頭疼的、沒有解釋的怪物，但是氣功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容易地理解這個難題。

氣功科研的方法論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裏，只是略舉幾端，說明需要考慮它的特殊規律而已。

## （五）

中國氣功熱潮擁有數以億計的修練者，他們在學習、應用、研究中國氣功的過程中，出現了多方面的巨大的效應、效益。雖然我們暫時還不能科學地解釋它的機制、不能夠全面地說明它的規律，但是，毫無疑問，這個中國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如果能夠將它科學化，能夠把它納入正確的管理軌道，它必將對這個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以整個世界的利益、前途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問一下，一旦實現了氣功科學化，科學氣功化，則人類的前途會如何光明，世界的前途會如何美好呢。那麼，自然，最合理的態度就一定不是因對其還有不明白不知道之處而先取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而首先是認真地對它考查一番、研究一番、實踐一番、論證一番。譬如，我們來看看嚴新氣功的辟穀現象給予我們的提示。

近年來在美國，關於人的自然壽命的看法，有了莫大的變

化。自從多項科學實驗的結果證實了人為地限制動物的食物熱量攝入可以大大地延長動物的壽命、減少動物的得病機會，又有關於“老齡化”研究的新理論認為從生物體的基因、或細胞的結構來看，老齡化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疾病或者錯誤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體必須出現的現象。甚至於，人類多少年來的夢想，“長生不老”，也已經在科學雜誌上出現認真的討論。一種理論就認為，細胞本來是可以無限制地生存下去的。但是它需要從外界攝入能量。外界能量被消耗之後，就在細胞中留下“自由基”(free radicals)。“自由基”多了之後，細胞就死亡了。

減少食物熱量攝入能夠延長壽命，但是，人類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一般認為，太難了。因為人不是動物。現代人生活在一個高度緊張的競爭社會中，壓力大、負擔重、還會有種種情緒的波動。一般人需要大量的食物熱量來對付緊張的生活。

在嚴新氣功這個高級中國傳統內功的修練者中間，這個矛盾有可能解決。

在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中，已經有一千人以上嘗試過所謂“不食人間煙火”的辟穀現象。學會的培訓部長王俊博士，辟穀已經將近十年。其他，有辟穀多年同時還堅持體育鍛煉的；有懷孕期間仍在辟穀，而生出了健康可愛的嬰兒的；有老人辟穀、小孩辟穀的；有全家四口——先生、太太、女兒(現九歲)、兒子(現四歲)一起辟穀兩年多的；有中國人、也有“高加索”人辟穀的。雖然從1994年中起，嚴新老師已經不再繼續做個人辟穀的實驗，不提倡辟穀，從1995年起並要求大家盡量恢復正常飲食，去年學會內作統計調查時，收到的316份問卷中，還有6%的人報告他們處在辟穀的狀況。更多的人報告他們大大地減少了食物的攝入量。

今年六月，賓州州立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和我們學會共同

發起召開科學研討會，其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研討嚴新氣功的辟穀現象。筆者在寫這篇文章時，也正處基本辟穀狀況。修練氣功、以德為本的基本修練技術能夠使人輕鬆地對待生活，使人並不需要大量的食物，甚至可以辟穀。這就在現代科學的最新發現和日常生活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人類在短時間內，通過自然地減少熱量的攝入而延長壽命一倍甚至於兩倍以上，不再是遙遙無期的未來科幻小說中的景象，而是已經有現成的方法、有技術、可能做到、可以成功的事實。所謂“長生不老”，科學界已經在討論，理論上已經不再是不可能之事，實際上“辟穀”也出現在我們身邊，證明人的細胞不一定需要攫取外界能量、不一定需要消耗外界能量而留下有毒的“自由基”。嚴新老師甚至已經與科學家合作進行過“細胞辟穀”的實驗，證明細胞是可以只需要水、不需要營養液而長期生存的。

這裏需要的，是我們具備科學的精神、創新的精神，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理解。不固步自封、不打擊並且保護有勇氣探索新事物的先行者、先驅者，勇於探索、實事求是。

(二〇〇〇年七月)

理工學院、回到中國後成為中國導彈之父、美國希望用兩萬名美國士兵交換的錢學森教授，包括第一位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楊振寧的導師趙忠堯學部委員、生物物理學家方興芳學部委員、化學家胡海昌學部委員、生物學家貝時璋學部委員等等。在美國，擔任我們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科學顧問的賓州州立大學材料研究所的洛易教授是美國、印度、日本、瑞典四個國家的工程學院院士，他最近親自主持召開了關於嚴新氣功辟穀現象、健康效益的研討會。他在會上一再強調說，科學首先尊重的是事實，理論是隨時可以改寫的。

自然，這兩種人之間的界限並不那麼清楚。生活在這個社會上的人自然地會有諸多因素需要考慮。譬如，有心作突破的人士，如果還要擔心自己的下一筆科研經費、需要爭取終生教授的職位，這樣的顧慮就容易限制他們進行氣功科研的興趣和魄力。有過一位教授，在與嚴新大師討論配合生命科學的實驗的時候，非常興奮，發誓要把實驗成果發表在世界第一流的雜誌上。但是，實驗成功之後，卻因為這裏牽涉到的突破太大而害怕了，擔心受到教會人士的攻擊以至危及自己的教職，而長時間不討論這個實驗，也不向雜誌去投稿。另一位科學家，配合嚴新大師作實驗，用他自己的話說，初步的實驗已經顯示出“人類從來沒有取得過的驚人成果”。之後，他卻發現很難申請經費以開展更大規模的重複實驗。他說，如果讓他說這是氣功的作用，是嚴新大師發功的結果，讓他太為難了。同事們會說，這不和天主教人士喝教皇祝福過的水治病一樣了麼？這個實驗已經顯示的對醫學科學作大突破的前景，有可能使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得益、甚至於拯救生命。但是，這個突破的確不容易，的確有合理的現實的考慮，諸如關於有關人士的聲譽、短期的或長期的專業、職位前程，關於申請研究經費的可能性，等等，都容易使人偏離、淡忘了原來做那個實驗的主要目的——為解除千百萬病人的痛苦、為人類的健康、為科學

的發展而作我們最大的努力。

不由人想起，在科學還沒有成為主流文化的時候，有過伽利略、更有過布魯諾。任何偉大的事業，在開創、發端、起步的時候，需要有一批不僅有眼光、有智慧，而且有勇氣、有犧牲精神的人。

在關於氣功科研的討論方面，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也最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在“辯論”的論壇上，是氣功科學的研究者面對不研究氣功者、包括從來沒有研究並且今後也沒有打算研究的辯論者；是嚴肅的、習慣於在實驗室、在學術會議上認真地討論自然現象、科研方法、理論前景的科學家面對習慣於表演、善於用戲虐的語言煽動情緒的魔術師；是新的、荊棘叢生的科學新領域的勇敢然而立足未穩的探索者面對現權威——是在其它領域而不是氣功科研領域建立了權威地位，而又偏偏認為在其它領域的權威地位就足以使他有足夠的資格和自信就他並不了解的氣功科研問題發表判斷性、結論性的言論者。在這種“論壇”上，是沒有平等可言的。一方面，是最複雜最尖端最不容易說清楚的科研前沿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另一方面，是往往憑着來自於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的、片面的知識、或者是用歷史上出現過的似是而非的類同現象來作簡單推論，而對氣功科學研究下關於“真假”、“真偽”的扣帽子式的斷語。

所以，一般而言，我們不願多討論氣功科學的真假、真偽問題。口說無憑，且多說無益。我們願意多進行實實在在的氣功科研，多作氣功的實驗室研究、機制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我們是氣功科學的研究者，與不研究者很難討論，也浪費時間。

科學中，有“同行檢驗”(peer review)之說，沒有“魔術師檢驗”這回事。當年美國的一個不成功的魔術師以打擊以色列特異功能人士來作成名捷徑，也不見曾與以色列特異功能人士配合作實驗的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出來與魔術師辯論。

專業差距太大，不容易討論問題。魔術師對特異功能人士的表演可以說“我也行”——他或許行，讓他變一個彎的湯匙出來，等等。但是氣功科研的現象就很難表演了。譬如，不妨試試讓人辟穀、或者自己辟穀。不吃一兩天應當沒問題，辟一個月、三個月就不容易了。不妨試試給人治病，如果治好了難治的病，對現代醫學是很大的貢獻，但是也恐怕不容易。還有，可以對嘗試遠距離對實驗室的樣品施加影響。這就更不容易了。嚴新老師做成功的氣功科學實驗，遠遠超越了魔術師能夠仿做的範圍。

魔術師到處向氣功或人體特異功能“挑戰”，先是出價一萬人民幣，後來加到一百萬。其實，依認真修練中國傳統氣功的人的看法，使用人體特異功能所需要消耗的體能、真氣太珍貴了。這是生命之氣、壽命之氣，絕不是一百、二百萬人民幣或者這些數目的美元能夠購買的。但是，如果金錢的數額足夠大，就可能對氣功科學研究的發展作很大的推動，乃至對人類的健康作很大的貢獻。由此，我估計，如果這裏的錢數達到億美元以上，並且先把錢存在可靠的中間人，譬如雙方同意的律師或政府司法部門手上，我們之間還是有可能討論特異功能的使用問題的。

說到“挑戰”，早在 1988 年 11 月 16 日，嚴新大師就在首都體育館向反對外氣、反對特異功能的人士提出了一個實驗。有人堅持不承認外氣的存在，那麼，嚴新大師說，要不要我們簽一個法律協議，做一個“外氣使人的心臟停止跳動”的實驗。誰都可以來試。氣功師願意使被試者心臟停止跳動以後又恢復跳動，但就好比氣功不能包治百病一樣，氣功師也不能夠事先就保證停止了的心臟一定能夠恢復。協議必須要由律師作證，一切後果的責任自負，絕不起訴。我猜想，大師說話從來算數。這個挑戰直到今天還是有效的。如果有哪位堅決不信外氣的朋友願意接受挑戰，我可以向嚴新大師傳達。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人應。

我們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的幾位朋友，大多為北美的博士，其中有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做研究的，曾分兩次（批）專門造訪一位國內“反偽科學”很出名的科學家 H 先生。他 95 年就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重點反對嚴新氣功。專門造訪，就是想了解一下，為什麼他如此熱衷地反對氣功科研；還想知道，他在批判的時候，以及當時，是否比較清楚地了解嚴新氣功的科學實驗，他是否有願望多了解一些當時和現在的氣功科研狀況；所以，我們的朋友，只是聽，而不與他辯論。據朋友們告訴我，H 先生主要說了三點。第一，他對嚴新氣功的科研情況，並不了解；對我們想提供情況的願望，也不表示興趣；第二，嚴新氣功科學實驗的結果，他聽說了，但是他認為那都是“不可能”的事；第三，氣功界太混亂；會導致社會不安定。因此他要出來反對。

他不了解氣功科研，並不意外。如果真了解了，他就不會這麼反對的。反觀國內眼下活躍地發表反對嚴新氣功科學研究的言論的人士，都不是做過氣功科學研究的科學家。認真做過氣功科學研究的、或者是認真鑒定過氣功科學實驗的科學家都沒有出來說話。為什麼？不清楚。可能有壓力。他關於“不可能”的說法，前面已經討論了。氣功界太混亂，這是真的，太混亂了，早就需要整理、清理、管理。法輪功事件的出現，更使這個需要變得極為急迫。

這裏，需要認真討論的，是怎麼進行整理、清理、管理，是正確的方法、路線。眼下，國內有一批早就活躍地反氣功、反對氣功科學研究的人士，正在倡導“一鍋端”的方法，他們的首要打擊對象，常常是正道氣功、傳統氣功、科學氣功的旗手、先驅嚴新大師。

真是典型的“倒髒水把小孩一起潑出去”的行為。這當然是極端錯誤的。我看，把小孩潑出去，這種錯誤，是不會不受

到歷史的懲罰的。

試問，為什麼國內下了那麼大的決心，而法輪功的抗議活動屢禁不止？有沒有想過，是否在一些關鍵的輿論導向、政策宣傳甚至於政策掌握上，出了問題、所以造成了干擾？前次讀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法輪功創編者，裏面有把地球說成“宇宙的垃圾站”、把人類說成“天上掉下來的垃圾”的理論，這本來是滑稽、笑料，不值一駁之事。原來政府還讓練法輪功，哪怕這個組織沒有合法註冊。現在，為一篇文章，法輪功的總部做出動員萬人突然包圍政府中央機關這種違法之事，首先使國內的法輪功修練者受害，其極端錯誤之處，在大多法輪功修練者中間也是很容易講明白的。古時的邪教就發明了“問成死罪、即能上天”的騙術，讓多數人為少數人的目的賣命。這本來也是不難說清楚的。現在，國內某些反氣功人士，在反“偽科學”口號下，把倡導“升天”之類的反科學的法輪功與堅持科學、主張健康長壽的嚴新氣功一齊反，一鍋端。如此，則正邪不分。驅邪而不扶正，正氣不能抬頭。這麼反法，當然造成干擾、造成混亂。這種良莠不分、黑白不分的輿論導向，不能夠正確地實行政府關於“區分氣功與邪教”的政策。氣功的效果已經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氣功熱潮中深入人心，人民群眾已經對氣功有所了解，他們喜愛氣功、需要氣功。現在，有人把反邪教變成了打擊真正的、正統的、科學的氣功，人心自然不服。正氣不揚，邪氣彌漫。這就把滑稽變成了正劇、把荒唐變成了悲劇，把愚蠢的自殺變成了升天的烈士。這種“反”法，正起到了“為淵驅魚、為虎作倀”的反作用。由此而言，H先生、還有一位搞魔術的先生之輩，哪裏稱得上“反偽科學”的英雄，而是最有效地干擾了取締邪教的大幫倒忙者。

所以，反對氣功界的混亂，這個動機正確；但是方法不對頭，導致效果不良。哲學是怎麼討論動機與效果關係的？歷史將如何評判動機、行為與效果的關係？社會不是實驗室，寫歷

史可得謹慎行事，不顧實際效果的行為，我們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惕。

#### (四)

我想，提出這個命題大概是不錯的：某一門科學研究的方法，必須要適合這一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的性質。也就是說，各門學科，都需要發展它獨特的研究方法。人體科學不會是例外。人體科學應當有人體科學的研究方法。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條人們經常提到的研究方法。許多人認為這是可以用來鑒別和暴露“偽科學”的“金律”(Golden Rule)。它要求：任何實驗，都應當做到“在任何實驗室、任何人做實驗、在任何時候都能夠重複。”

其實這個規律不那麼絕對。要看做的是什麼實驗。要具體分析。這裏，“任何實驗室”，應當指的是具備了必要的實驗條件的實驗室。我們不會要求中學的物理實驗室重複美國國立阿貢實驗室的任何實驗，也不會要求廉價商場買來的大眾家用望遠鏡重複哈勃望遠鏡的天文發現。“任何人”，指的是具備了做該實驗所必要的能力、知識、時間、技巧的人。“任何時候”，也要看實驗的性質而定。關於日蝕的實驗，大概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重複的。某些條件是普遍的，某些就必然是特有的。設計婦產科的實驗時，至少在目前的醫學條件下，我們不會要求任何產婦在任何時候任何產房裏都標準地生出同樣的嬰兒來。

氣功實驗，重複是完全可能的。但跟任何其他學科的實驗一樣，需要滿足一些條件，尤其是氣功科學研究所要求的一些特殊的條件。氣功實驗的實驗室，首先需要有具備一定氣功功能的氣功師；同時也需要能夠很好地配合氣功師、嚴格按照氣

功實驗所要求的條件配合的科學家、操作員。配合不理想，實驗便不能達到目的。有一次，美國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一位著名的教授、美國工程學院的院士與嚴新老師討論配合進行科學實驗。一切都討論好了，雙方同意了所有的條件，實驗開始。但是，嚴新老師剛剛離開實驗室，便站住說，不對，他們沒有按照我規定的方法做。陪同嚴新大師的人不信，說，美國人是很講信用的，說好了便不會變卦。嚴新老師說，他猜想他們已經作了變動。於是當場回到實驗室去看。果然，原來說好實驗樣品與對照組不能放在同一個冰箱裏的，現在已經放置在一起了；本來說好該由教授本人放置樣品的，現在由一位討論實驗時並不在場的人員放置了。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常規科學的理論和實踐（實驗）中，這一些條件並不能夠影響實驗的結果，所以科學家便沒有給予必要的重視、只是口頭上、可能是出於禮貌地答應了，但在實際操作時便忽視了。其實，氣功科學有它的特點、特殊要求、特殊規律；在氣功科學實驗中，嚴格地按照氣功師的要求安排實驗條件，包括實驗的時間、樣品放置的方向、由誰來接觸樣品，等等，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往往不被理解。譬如，有一次，嚴新大師提出半夜十二點開始做一個實驗。雖然練功人知道半夜子時是氣場特殊的時候，但是科學家並不明白，當時就拒絕了。不能遵照氣功科學的規律行事，實驗的失敗便難以避免了。

人體特異功能的實驗，氣功外氣的實驗，牽涉到人體的能量、真氣。根據氣功的理解，世界的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互相關係的。氣功之“氣”，能受氣功師意識的支配，也能受到在場的其他人意識的干擾。好比發放一架航天飛機上天並且準確無誤地進入軌道，需要很大的能量，但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鬆動、哪怕是發射架上的螺絲釘，航天飛機就有出現大事故的危險。氣功之氣要按照實驗要求作功、達到某種特定的目標，可能需要氣功師消耗極大的體能；但是只要有在場的、甚

至於知道情況而並不在場的一般人的意識干擾，氣功實驗就可能失敗。這也是一個常規學科的研究中不常遇到、也不易被理解的條件。

既然人體特異功能的實驗、氣功實驗需要消耗體能，那麼，體能消耗之後，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來恢復。所以它必然不能夠所謂“標準重複”。嚴新大師曾說，凡是宣布能夠“標準重複”的，必不是人體特異功能的實驗、氣功外氣的實驗。只有魔術（俗稱“變戲法”）是能夠標準重複的。由此，是否宣稱“標準重複”，還是一個區分人體特異功能的實驗、氣功實驗和魔術的方便的方法。

在“超心理學”的研究中，我們常常會注意到這樣的情況，某國某地發現一位特異功能人士，於是群起而報導之，並且一再地要求表演、重複表演。然後有可能被請到某實驗室，用各種方法再表演、再重複。不久，便會發現，表演、實驗的錯誤率愈來愈高。最後，乾脆就不能重複了。或者，特異功能人士早早地因各種原因而死亡。用氣功的、人體能量的觀點來看，這就是人體能量、特異功能演示需要消耗大量的生命能量的緣故。由於“超心理學”的研究者不理解這一特點、這一規律，所以給本學科的研究提出了不符合所研究的對象的規律的研究方法。他們不恰當地強調所謂“嚴格地、甚至於比一般科學更嚴格的”科學方法，其中包括“標準重複”的要求。發現有人具備某種特異功能，可能是天眼功夫，能“猜撲克牌”，猜中率高。於是便來設計實驗，讓這位人士成百、成千次地猜，然後計算錯誤率，等等。我們可以預言，這必然會導致越到後來錯誤率越高。這是在盲目地消耗、浪費支持該人體特異功能的生命能量、真氣，並且，由於沒有正確的方法指導，使得特異功能人士能夠通過修練而補充、恢復能量，等到能量耗盡，也未必能夠以“標準重複”的功能演示來證明人體特異功能的存在。

為什麼一百多年來的“超心理學”研究，道路越走越窄？我想，它本身研究的是一個新的領域，是在開創一門新的學科，但是卻不敢在方法論上有相應的突破，反而以“比常規科學更嚴格”的、以違背（當然是不自覺地違背）所研究的事物的規律為代價，來求取科學界給予認可。不顧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不考慮新學科需要新方法，只是在舊的科學理論體系、方法論範圍內求一席之地，片面地強調“標準重複”，當然既不能做到“標準重複”來滿足所謂的“嚴格”的實驗需求，又浪費了特異功能人士的功能，不可能不失敗。

所以，重複性問題，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不是所有的科學都要重複。地質史、天文學、宇宙起源研究，都不會要求簡單重複。氣功實驗能不能重複？能夠的。只是需要的條件更多、更嚴格。其中包括大環境、小環境、也包括配合人員的素質。這與氣功的理論和方法論一致。

最近，筆者注意到，密西根大學正在進行一個由NIH提供研究經費的氣功實驗，其研究設計包括設立一個“氣功干預組”，請來一位氣功師，給心臟外科手術後的病人教功和發功；一個“心理暗示（placebo）對照組”，由“非氣功師”來教功、“假”發功。還有一個只採用常規醫療方法的“一般對照組”。依我看，這個設計的實驗者們並不很了解中國氣功的理論和實驗。前面已經提到，每一個人自身都有“氣”，由於讓病人“有意練功”，他們必然會出現某種積極的效應。這個實驗所請的氣功師，未必是有真功夫的、能夠明白氣的作用、可能的效應、反應、後效應，能夠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氣功師；但是，即便如此，“氣功干預組”也可能出現積極效果。同樣，那個“心理暗示（placebo）對照組”應當也很可能出現積極的效果。這裏，如果對照組不用“氣功”這個名詞，很可能對照效果還能夠顯著一些。另外，如果請來的氣功師是真有功夫的，那麼，兩個對照組就需要由完全與“氣功干預組”

無關的人員來照看，應當嚴格防止氣功干預組的任何人與兩個對照組的對象接觸。否則，兩個對照組也可能通過氣功干預組的工作人員間接地接收到氣功師強大的外氣的治療。

由此可見，我們需要從氣功的理論、氣功的世界觀、氣功的方法論出發來設計氣功科學實驗，而不以常規科學的方法為萬能的或者唯一正確，照搬、照抄常規科學的方法。氣功的實驗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解釋所謂的心理暗示（placebo）現象。這個現象在醫學科學上是一個令人頭疼的、沒有解釋的怪物，但是氣功可以幫助我們比較容易地理解這個難題。

氣功科研的方法論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這裏，只是略舉幾端，說明需要考慮它的特殊規律而已。

## （五）

中國氣功熱潮擁有數以億計的修練者，他們在學習、應用、研究中國氣功的過程中，出現了多方面的巨大的效應、效益。雖然我們暫時還不能科學地解釋它的機制、不能夠全面地說明它的規律，但是，毫無疑問，這個中國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如果能夠將它科學化，能夠把它納入正確的管理軌道，它必將對這個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以整個世界的利益、前途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問一下，一旦實現了氣功科學化，科學氣功化，則人類的前途會如何光明，世界的前途會如何美好呢。那麼，自然，最合理的態度就一定不是因對其還有不明白不知道之處而先取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而首先是認真地對它考查一番、研究一番、實踐一番、論證一番。譬如，我們來看看最新氣功的辟穀現象給予我們的提示。

近年來在美國，關於人的自然壽命的看法，有了莫大的變

化。自從多項科學實驗的結果證實了人為地限制動物的食物熱量攝入可以大大地延長動物的壽命、減少動物的得病機會，又有關於“老齡化”研究的新理論認為從生物體的基因、或細胞的結構來看，老齡化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疾病或者錯誤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體必須出現的現象。甚至於，人類多少年來的夢想，“長生不老”，也已經在科學雜誌上出現認真的討論。一種理論就認為，細胞本來是可以無限制地生存下去的。但是它需要從外界攝入能量。外界能量被消耗之後，就在細胞中留下“自由基”(free radicals)。“自由基”多了之後，細胞就死亡了。

減少食物熱量攝入能夠延長壽命，但是，人類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一般認為，太難了。因為人不是動物。現代人生活在一個高度緊張的競爭社會中，壓力大、負擔重、還會有種種情緒的波動。一般人需要大量的食物熱量來對付緊張的生活。

在嚴新氣功這個高級中國傳統內功的修練者中間，這個矛盾有可能解決。

在國際嚴新氣功科學學會中，已經有一千人以上嘗試過所謂“不食人間煙火”的辟穀現象。學會的培訓部長王俊博士，辟穀已經將近十年。其他，有辟穀多年同時還堅持體育鍛煉的；有懷孕期間仍在辟穀，而生出了健康可愛的嬰兒的；有老人辟穀、小孩辟穀的；有全家四口——先生、太太、女兒(現九歲)、兒子(現四歲)一起辟穀兩年多的；有中國人、也有“高加索”人辟穀的。雖然從1994年中起，嚴新老師已經不再繼續做個人辟穀的實驗，不提倡辟穀，從1995年起並要求大家盡量恢復正常飲食，去年學會內作統計調查時，收到的316份問卷中，還有6%的人報告他們處在辟穀的狀況。更多的人報告他們大大地減少了食物的攝入量。

今年六月，賓州州立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和我們學會共同

發起召開科學研討會，其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研討嚴新氣功的辟穀現象。筆者在寫這篇文章時，也正處基本辟穀狀況。修練氣功、以德為本的基本修練技術能夠使人輕鬆地對待生活，使人並不需要大量的食物，甚至可以辟穀。這就在現代科學的最新發現和日常生活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人類在短時間內，通過自然地減少熱量的攝入而延長壽命一倍甚至於兩倍以上，不再是遙遙無期的未來科幻小說中的景象，而是已經有現成的方法、有技術、可能做到、可以成功的事實。所謂“長生不老”，科學界已經在討論，理論上已經不再是不可能之事，實際上“辟穀”也出現在我們身邊，證明人的細胞不一定需要攫取外界能量、不一定需要消耗外界能量而留下有毒的“自由基”。嚴新老師甚至已經與科學家合作進行過“細胞辟穀”的實驗，證明細胞是可以只需要水、不需要營養液而長期生存的。

這裏需要的，是我們具備科學的精神、創新的精神，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理解。不固步自封、不打擊並且保護有勇氣探索新事物的先行者、先驅者，勇於探索、實事求是。

(二〇〇〇年七月)